

吴小如 / 著



含英咀華

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含英咀華



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

吴小如／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含英咀华：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/吴小如著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.9
ISBN 978-7-301-21175-5

I. ①含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研究—文集
IV. ①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0818 号

书 名：含英咀华——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

著作责任者：吴小如 著

责任编辑：沈莹莹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21175-5/I·2514

出版者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54934 出版部 62754962

电 子 信 箱：dianjiwenhua@126.com

印 刷 者：北京大学印刷厂

发 行 者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27.5 印张 310 千字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6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(010) 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出版说明

我们把吴小如先生六十多年来结集的文章（包括三分之一近十多年的新作或尚未收过集子的文章），按类别遴选，编为《莎斋闲览——吴小如八十后随笔》、《旧时月色——吴小如早年书评集》、《看戏一得——吴小如戏曲随笔》、《含英咀华——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》、《红楼梦影——吴小如师友回忆录》五本。其中，《莎斋闲览》已先期出版，下面谈谈另外四本书的选编情况。

吴先生自幼养成了爱杂览的习惯。《旧时月色——吴小如早年书评集》，都是吴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少作，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博极群书的影子。一九四七年写的《读朱光潜〈谈修养〉》，先生就指出当时教育的缺陷：“主要失败原因，乃在于把作人与读书分成截然两途。学校只是知识贩卖场所，操行一端，学校当局视若无睹……有些青年，在学校时热情腾沸，意气昂扬；及入社会，不是因寒心而堕落，便是同流合污，随俗浮沉。其所以有些现象，大都在个人品德方面的修养远远不足。”中肯的评语，有助于我们阅读理解这些作品。

吴先生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接触京戏，一九三二年全家迁居北京，开始看京剧名家的演出。四十年代初，正式寻师访友学唱整出的老生戏，并不断写剧评，开始了戏曲的学术研究。听戏、看戏、评戏，为先生研究戏曲积累了许多的素材和经历。这次，我们选录了《鸟瞰富连成》及续、再续篇，以及吴先生近年来未结集的戏曲方面的文章，编为《看戏一得——吴小如戏曲随笔》。看戏一得乃先生自谦之词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这些文章“篇幅虽短，却非捧场文字，褒

贬取舍，愿略存‘良史’遗风。知我罪我，惟俟来哲”。

《含英咀华——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》选编了吴先生有关古典诗词散文的文章，吴先生说：“每立一说，每下一断语，都是经过再三考虑，审慎落笔。因此也就不愿对自己的一得之愚随波逐流，轻易否定。”另外，书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先生未曾结集的文章，尤其对文化学术圈中普遍存在的语文知识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，由此而大声疾呼，锲而不舍地纠错指谬。

《红楼梦影——吴小如师友回忆录》所录，有回忆先生父亲吴玉如先生的，从中可以看到玉如老先生书法艺术的几个阶段和特点，也了解到小如先生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家庭教育。在回忆林宰平（志钧）先生的《“一代孤高百世师”》一文中，吴先生拳拳于林宰老慧眼提拔沈从文，“以推毂后进为己任，更以忠恕待人，以无言之教启迪青年”。《绛帐依依四十年》一文里，他总结俞平老的治学特色是：“承曲园公（按，俞樾，号曲园）家学，主要是通过考据训诂，以求得对辞章的正确理解和深入欣赏。这样的治学途径，正是我所仰止并始终遵循的。”更为可贵的是，“俞老一生，平易冲和，仁蔼可亲；但出处之间，从不作无原则的迁就。对世俗之毁誉，往往一笑置之。”小如先生之所以受到师辈的器重，和他能深得前辈学者的学术精髓，又能恪守君子之道显后凋之姿是密不可分的。

这些文章，典雅端庄，炉火纯青，为文渐有潦水尽而寒潭清之意，读者当能体会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二〇一二年九月

| 目录 |

出版说明/1

一、《古典诗词札丛》选

说《诗·关雎》/001

《诗·关雎》补说/007

说汉乐府《长歌行》/009

说古诗《行行重行行》/014

说古诗《冉冉孤生竹》和《回车驾言迈》/019

释《四愁诗》之“翰”/026

说曹丕《燕歌行》/028

浅释曹植两首政治诗/033

说曹植《杂诗》三首/039

说陶渊明《挽歌诗》三首/046

说谢灵运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/051

说鲍照诗三首/055

说孔稚圭《游太平山》/065

说王勃的五绝三首/068

说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/076

说贺知章《咏柳》绝句/093

说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/098
说李白《玉阶怨》/105
说柳宗元的山水小诗——《江雪》/109
说李贺《南园》第一首/114
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是讽刺诗/117
说白居易《勤政楼西老柳》/119
说李商隐《柳》/124
说宋祁《凉蟾》/127
说欧阳修《梦中作》/130
说苏轼《赠刘景文》/133
说李白〔菩萨蛮〕/136
说温庭筠〔菩萨蛮〕（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）/140
说温庭筠〔梦江南〕二首/145
介绍李煜后期的词/150
释柳永〔八声甘州〕之“颙望”/157
说张先〔天仙子〕/159
说晏几道〔鹧鸪天〕/167
说苏轼〔水调歌头〕/170
说苏轼〔卜算子〕（“缺月挂疏桐”）/178
说周邦彦〔解语花〕《上元》/183
说李清照〔如梦令〕二首/189
说李清照〔声声慢〕/192
说辛弃疾〔菩萨蛮〕《书江西造口壁》/196

二、《古文精读举隅》选

读《左传·穀之战》/199

读《战国策·邹忌讽齐王纳谏》/210

读贾谊《过秦论上》/215

读韩愈《师说》/224

读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/232

读欧阳修《丰乐亭记》/240

读欧阳修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/248

读苏轼《赤壁赋》/256

读苏轼《后赤壁赋》/267

读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/273

读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/281

三、古典文学丛札

宋代学术鸟瞰/287

北宋诗风的三次变化/291

关于《全宋诗》（北宋部分）的推荐书/301

浅谈我国“侠”的传统及其特征/304

重申我对讽刺小说的浅见/307

杜诗须细读始获确解/309

诗词赘语/311

“朦胧诗”/315

也谈诗中反用典故/317

关于“行云”的出典/318

文苑拊掌录/319

古文用典胜直说一例/323

柳宗元《三戒》中几个语词/325

选诗要依据可靠版本/327

注诗大不易/329

温词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的再认识/331

关于“卧薪”的答辩/333

《陋室铭》疑非刘禹锡作/335

《陋室铭》作者质疑/337

说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/341

当代人的旧诗并不易懂/343

陈寅恪诗不宜曲解/345

——与刘士林君商榷

“刘三姐”与“刘三妹”/348

“黄道日”和“黑道日”/350

寅年谈“虎”/352

翻书偶记/354

订讹传信二题/356

——关于邵正

文水陂记/358

阮大铖之死/360

学者与著作/362

文字训诂学是治国学的基本功/364

札记三则/366

字义小札/367

释“舅”/371

就“入闾”与“入围”用法问题答盛书明先生/373

释“索”/377

——与顾农兄商榷

“治”字读音考/379

《三国演义》中张飞故事的两个误字/380	
榷疑随笔三则/381	
释“风流罪过”/387	
——兼论责任编辑之“贵”	
释“摆”/392	
“不负众望”及其它/394	
何谓“手帕之交”?/395	
“差强人意”怎么讲/397	
从“恪”字读音谈起/399	
为“中庸”正名/401	
文如其面和文如其人/403	
姓的读音补谈/404	
古人名字的读音/405	
一笔之差/408	
“文化”与“文明”/410	
语文刊物上的“文”与“字”应当规范/412	
从简化汉字想到的/414	
先摘“不甜的瓜”/416	
不要让别字讹音泛滥成灾/417	
要注意正确使用词语/419	
选本注译小议/420	
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注释难/422	
标点古书忌似是而非/424	
古书今译小议/426	

说《诗·关雎》

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。尤其是讲《诗三百篇》中的作品，首先须通训诂，其次还要明诗旨。因为风、雅、颂距今已远，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、词的训诂之中。加以旧时奉《三百篇》为经典，古人说《诗》每多傅会；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，必须拨云见日，始能领会诗情。这里姑以《关雎》为例而申说之，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。

时至今日，大约没有人再相信《毛诗序》所谓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一类的话了。说《关雎》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。但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（包括司马迁、刘向）说此诗，都以为它意存讽刺，这又该作何解释？另外，古人很强调“四始”说（即《关雎》为“风”之始，《鹿鸣》为“小雅”之始，《文王》为“大雅”之始，《清庙》为“颂”之始），认为把《关雎》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，是有意义的，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。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。

我以为，无论今文学派的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诗也好，古文学派的《毛诗》也好，他们解诗，都存在两个问题：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“国风”是民歌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、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、夫人身上；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。三家诗看到《关雎》中有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；悠哉悠哉，展转反侧”的话，便扯到周康王身上，说诗意是讽刺他“失德晏起”，正如司马迁在《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所说：“周道缺，诗人本之衽席，

《关雎》作。”而后来的《毛诗》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，于是一反今文家法，大讲“后妃之德”云云，目的在于说它不是讽刺而是赞美之辞。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，则三家诗也好，《毛诗》也好，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，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。

至于把《关雎》列为“国风”之始，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。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，认为《三百篇》所以被保存下来，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，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。我则以为，从《三百篇》的内容看，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，所配之乐，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，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。《关雎》之所以为“风”之始，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。由于诗中有“琴瑟友之”、“钟鼓乐之”的词句，很适合结婚时歌唱，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、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，而沿用结婚时的奏鸣曲。盖因恋爱而“寤寐思服”、“展转反侧”乃人之常情，故虽哀而不伤（“哀”有动听感人的意思）；夫妇结婚原属正理，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，故虽乐而不淫。这样，自然就把它列为“国风”之首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们遇到喜庆节日，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，取其顺心如意。这并不是什么迷信，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。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，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，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，总是招人憎厌的。《三百篇》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，当然要图个吉利，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。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，即从人情之常来讲，也是理当如此。

从古以来，《关雎》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。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，全诗共五章。另一种是分为三章，第一章四句，第二、第三章

各八句。从文义看，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。第一章是总述，态度比较客观；第二、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，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，连觉也睡不着；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，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，使她心情欢乐舒畅。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，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，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。

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，历来也有两种意见。即在赋、比、兴几种表现手法中，有人认为“关关雎鸠”两句和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等描写是比兴，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“兴”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，这就是诗的主题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“赋”。而说它的手法是“赋”的，又有两种解释。一是古人旧说，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（包括后妃以及嫔妾）应做的“本职工作”，所以是“赋”；二是今人新说，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，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，无论“雎鸠”的鸣声也好，采荇菜的场面也好，都是“君子”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，当然属于“直陈其事”的“赋”了。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，读者不妨互参。

不过如让我讲这首诗，我倒比较倾向于“比兴”说。所谓比兴手法，特别是“兴”，并不是诗人在实际生活之外凭空找来点什么填塞入诗，而是以即目所见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做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，顺带着产生了联想。我们可以承认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是诗人眼前实景，但这一对在河洲上互相依偎着一唱一和的水鸟，自然会引起来婚青年男子迫切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强烈意愿。诗人在选择诗料时单单看中了“关关雎鸠”，这本身就体现了“比兴”的作用。否则诗人为什么不写别的呢？换言之，也只有写互相鸣和的一对水禽才与这首诗的主题合拍，才算得上典型化。如果硬

把它限制在“赋”的框框里，反倒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了。

我把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以及“采之”、“芼之”也讲成比兴手法，是以字、词的训诂为依据的。古人大都把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讲成同义词，即都有“寻求”、“采摘”和“择取”的意思。“流”之训“求”，从西汉的刘向（他是治《鲁诗》的），东汉的高诱（说详《吕氏春秋注》），到清代的马瑞辰（著有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），都有考证，而且比较可信。比如《说苑》中《越人歌》的汉译就有一句“搯流中洲”（这一句是经过校订的），这里的“搯流”即为同义复合词，“搯”和“流”都作采摘讲。可是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则兼用“流”字本义，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流水去择取荇菜。此说虽遭清人（如姚际恒）非议，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。至于“芼”，旧注亦训“择”，朱熹却据董道《广川诗故》解“芼”为“熟而荐之”。我觉得此解亦近理。在现代汉语中，特别是北京方言，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“芼（mào）一下”的说法。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，“芼”之使熟，随即捞出。由此可见，荇菜的从“流”到“采”，从“采”到“芼”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“左右”本指人的左右手，引申为左右两边。人们劳动，大抵双手兼用，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时候，总是左右手同时并举。这也属生活常识，无劳辞费。

训诂既明，然后讲诗。荇菜之被采摘，犹淑女之被君子所选中。开始采时，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，顺水捞来捞去，方向无定；一似男之求女，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，只能慢慢物色，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荇菜。及至“采”时，则目标已明，看准后便采到手了。既采之后，就要“芼”它一下，使之成为可食之物，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，共同生活便将开始了。我所以把它讲成比兴，正是从字、词的训诂上体会出来的。

下面简单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点。此诗言切而意婉，尤其是第三章，男主人公对所思女子真是设想得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。第一章“窈窕淑女”二句，直往直来，连个小弯儿也不拐。但从第二章起，细节描写增多了，小伙子由于“寤寐思服”，彻夜翻来覆去，睡不踏实，这确是真情流露。越睡不安稳，越是心潮起伏；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，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，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，生活多么美满幸福。这一切遐想，都是从“悠哉悠哉，展转反侧”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。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，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。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，说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，反嫌说得太露；而《关雎》的作者却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，这真是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了。难得的是这乃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的、我国传统的正常恋爱观，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为夫妇（用“好逑”字样可证），而不仅仅是做为情侣（这同《郑风》里的作品就不同了！），这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，却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传统特色。

一九五〇年我曾在大学里教过一年《毛诗》专题课，承废名师（冯文炳先生）把他的讲义手稿惠借给我，其中讲《关雎》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，谨转录于下即做为这篇小文的结束：

“兴”是现实主义的技巧，是不错的。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，显见为民间产物；采苕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（可能是女性）。我们对于采苕不免陌生，但采莲蓬、采藕、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。先是顺流而取，再则采到手，再则煮熟了端上来。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（正是劳动的真精神），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。等到生米煮成熟饭，正是“钟鼓乐之”的时候了，意味该多么深长！同时这种

工作是眼前事实，并非虚拟幻想，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，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，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。后妃固然主德，但后妃哪里梦见“采苢”的乐趣，也未必看得见“睢鸠”的比翼双飞。不过采诗入乐，“太师”的眼光总算够好的。可惜古人不懂得“向人民学习”罢了。（小如按：此段文字乃转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残存的讲稿中，当时是把先生的意思做为自己的话写下的，因此可能与原文略有出入，读者鉴之。）

《诗·关雎》补说

近两年发表评论《关雎》一诗的文章有好几篇，且都是新说，好像从前的人根本没有读懂这篇家喻户晓的诗作，直到今天才被人窥破天机。这里不想对这些文章一一评论，只想就其中的两种意见谈谈个人粗浅看法。

一种新意见是错简说。持这一说法的同志主张把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至“悠哉悠哉，展转反侧”这八句移到最后作为结尾，理由有两条。一是“求之不得”以下四句的句型与“参差荇菜”二句不同，二是根据《论语》里孔子的话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来断定此诗有“乱辞”，即卒章，而卒章句型当然跟中间的句型不一样。我以为，这一说法只从形式去考虑问题，而置内容于不顾，而后者才是主要的。我在拙作《说〈诗·关雎〉》中曾这样理解，第二章是现实主义的写法，第三章则近于浪漫主义的想象。而且正由于诗人（或取此诗以入乐的人）认为美好的愿望最后是能够成为现实的，才把它用作结婚时的乐章。孔子所以说它的《乱》“洋洋乎盈耳”，正是因为结尾的“钟鼓乐之”有强烈的喜庆气氛。如果最后的结果乃是一场希望落了空，成为“单相思”的爱情悲剧，就从诗句的涵义看，统治阶级既不会用它来做为举行婚礼时所奏的乐章，即使奏了出来恐怕也“洋洋”不了。至于诗味的索然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我看到的论文中不止一位都把此诗讲成爱情悲剧（尽管他们未提及有无错简），似乎都在翻几千年前的案，而且不管历史背景、为翻案而翻案的倾向。所以我也就不再一一驳难了。